



*The Art of Paint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十九世纪 绘画艺术

(爱) 乔治·摩尔 著

孙宜学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ong-long Book House

西方艺术史论名著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Art*

十九世纪 绘画艺术

(爱) 乔治·摩尔 著

孙宜学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绘画艺术/(爱)乔治·摩尔著;孙宜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朗朗书房·西方艺术史论名著)

ISBN 7-300-04763-7/G·989

I. 十…

II. ①乔…②孙…

III. 绘画史—世界—19世纪

IV. J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4572 号



西方艺术史论名著

十九世纪绘画艺术

(爱)乔治·摩尔 著 孙宜学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宝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8.25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 万字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乔治·摩尔(1852~1933),法国著名文学家、艺术评论家。促使乔治·摩尔写《现代绘画》的直接动机是对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影响最大的在巴黎学画的10年(1872~1882),这10年间,他深受法国唯美画风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了以唯美主义为主,兼顾其他艺术风格的艺术特点。这10年间,他广泛结交巴黎名士,其中有文学家,更多的是画家,并与许多著名画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他还在报刊上写一些艺术评论。巴黎10年学画,用摩尔自己的话说是作画上一事无成,但实际上并非一事无成。10年学画的经历和知识,可以说使他获益匪浅。之后他不但凭借这些知识做过报纸专栏的艺术评论家,而且还在1893年出版了这部《现代绘画》。

本书是乔治·摩尔对19世纪绘画艺术,特别是印象派绘画艺术的文学总结。他根据自己在巴黎学画的经历,以自己所接触的印象派画家和当时法国及整个欧洲的艺术运动为核心,以唯美主义的笔法,艺术地分析了当时各重要画家的生活、创作、美学风格和艺术旨趣,以及各主要艺术运动的缘起、发展和风格。其中既有激情难抑的流畅,也有晦涩难解的象征意象,这使得全书犹如一条蜿蜒在群山中的溪流,总有探寻不尽的神秘:一会儿风平浪静,视野扩大;一会儿又水流湍急,奔腾跳跃;一会儿又被群山或森林所遮蔽,透出既令人紧张又使人神往的神秘。这是一部关于19世纪艺

术的著作，又是作者唯美主义画风和文风的具体体现，既有对19世纪印象派画家如惠斯勒、夏凡纳、米勒、马奈、莫奈、安格尔、柯罗、毕沙罗等的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也用很大的篇幅探讨了绘画艺术的组织、绘画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绘画艺术中的民族性、绘画艺术中的宗教、绘画艺术与王权的关系、绘画艺术中的性以及新艺术批评。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人物和艺术活动众多，不但可以使读者了解19世纪伟大画家的艺术作品，而且可以了解每一幅作品背后隐藏的丰富多彩的故事。这是一部作家眼中的19世纪绘画史。

摩尔的文笔比较平实，叙述语言多于抒情语言，但因此才使读者可以通过他的笔，真切而细致地感受一幅幅绘画作品的美。译者惟恐水平有限，难以准确传达原意，敬请读者批评。

孙宜学

目录

序	i
第一章 惠斯勒	1
第二章 夏凡纳、米勒和马奈	25
第三章 19 世纪的失败	42
第四章 法国和英国的艺术教育	60
第五章 安格尔和柯罗	71
第六章 莫奈、西斯莱、毕沙罗和颓废派	86
第七章 我们的院士	101
第八章 艺术的组织	127
第九章 艺术和科学	133
第十章 艺术与王权	139
第十一章 艺术赞助人	148
第十二章 画商	155
第十三章 艺术中的市政官员	160
第十四章 艺术的信仰	173

第十五章 艺术中的照相机	180
第十六章 新英国艺术俱乐部	186
第十七章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202
第十八章 艺术的民族性	208
第十九章 艺术中的性	214
第二十章 斯蒂尔先生的展览(1892 年)	224
第二十一章 克劳德·莫奈	230
第二十二章 笔记	236
第二十三章 新艺术批评	246
第二十四章 历史上的意大利	258
第二十五章 德加	264
图版目录	278

第一章 惠斯勒

我已经思考并研究惠斯勒先生很多年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性格对我来说一直是无法理解的，它包含着某些明显具有对抗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彼此互有破坏性，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能力把它归入任何心理学规范之内，而只能把它作为生活中的一个谜。但是大自然永远不会失去它的逻辑性。它只是看起来如此，因为我们的视力不足以看透它的意图。随着研究的加深，我的心理障碍在减少，这个已被我完整理解的男人现在站在了我面前，真是一条完美的逻辑。所有那些在他天性中看起来不调和以及矛盾的东西现在变得和谐而又必然。他生活中那些最奇怪和最不确定的行为现在似乎自然了，最重要的矛盾得到协调了，于是，看到这个男人时我就看见了画，而看到他的画时我就看见了他。

刚开始时困难是巨大的。这就像一篇新发现的希腊铭文，菲特烈一世的宫廷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大写字母。惠斯勒是个善于画肖像的人，他的画也许并不像贝拉斯克斯[1599~1660，西班牙画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宫廷画师，画风写实，作品有《菲力四世像》、《纺织女》等。——译者]和哈尔斯[1580?~1666，荷兰肖像画家和风俗画家，作品色彩简朴而明亮，善于表现人物个性和神态，代表作有《圣乔治市民军官的宴会》等。——译者]的那些最优秀作品那样充满慑人心魄的感染力，还缺乏这些画家所具有的最优秀的特点，但在绘画意图的优雅和构思的微妙快乐方面却



哈尔斯
《弹曼陀铃的小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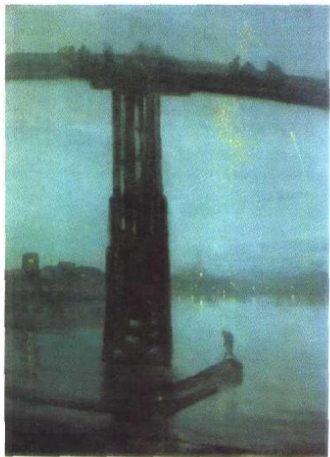
明显超越他们。他会放下调色板跑到报社去润色一句用来对抗一个不幸没能分辨出蚀刻画和笔墨画的批评家的妙语！我们眼前的这个人虽然已经像一位最伟大的画家那样花一个下午画画，但也会花一个晚上与人在餐桌上狂乱地争论一个温和的笑话的最终归属权，因为这个玩笑也许足以在《笨拙周报》上被当做隽语，而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曾经说过这个隽语，但大多数说过这话的人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应该承认，这种离题是很难与最高超的艺术相协调的。

《10点钟》包含着大量精彩的描写、闪光而大胆的隽语，但在所有这些闪光的隽语中间，常常出现一些惠斯勒先生的言论，这些言论令人非常惊讶，就像人们绝不相信圆滚滚的地球会装进赫胥黎先生的小册子中一样。惠斯勒先生

只对他的艺术认真——在学院派看来,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只对“艺术”之外的其他一切严肃。一个非常孩子气的说法是:诸如艺术时期这样的东西从来都是难以捉摸的。有人擦擦眼睛说:这是一个玩笑吗,如果是玩笑,其中的最重要之点是什么?接着,好像不满足于这么多令人迷惑不解的东西,惠斯勒先生向他的《10点钟》的观众们保证:艺术中不会再有民族性这种东西出现了,而且你们可以像谈论英国数学一样谈论英国的艺术。我们会继续问他:这种回答是否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我们知道它们没有包括——我们之所以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批评充其量只不过是他在自己作品的巧妙辩护而已——是对自己缺点的巧妙赞扬(一个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怀疑的缺点)。

惠斯勒先生的一生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各过了三分之一。他是世界大同主义在艺术领域的惟一特例,因为他的画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它们是来自北方、南方还是西方。它们是东西方文化中一切伟大之点的综合。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恐怕这一点会被人作为论据来指责他的艺术——惠斯勒抛弃了全部历史,而且不仅仅是艺术史,是世界的历史。他大胆地宣布:艺术,就像科学,它不是民族的,而本质上是世界的。接着,因为意识到他的天赋在他这一代人中是异常的,惠斯勒先生在解释“异常”这个词时,他就忽视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5世纪的意大利以及17世纪的荷兰,并且谦恭地承认:艺术家从来不会像燕子那样成群出现,而是像陨石一样单独出现。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反驳他的这些观点,而是找出《蝴蝶信》的作者和肖像画《母亲》、《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夫人》、《亚历山大小姐》以及其他正在古皮尔美术馆展览的41幅杰作的作者之间的关系。

然而,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指出《蝴蝶信》的作者和一个具体男人之间的密切联系。虽然没有什么内在证据表明这些画不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方化的日本人画的,但在读任何一封签有“蝴蝶”



惠斯勒
《蓝与金的夜曲：巴特西古桥》

这个名字的信时，谁都会觉得《蝴蝶信》的作者是一个神经过敏的男人而不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而且，在我们读这些信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将他描画为一个又矮又瘦的男人，而不是又高又壮的男人。但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与绘画又有什么关系？有很大的关系。伟大的画家，我是指非常



鲁本斯
《玛丽·美弟奇的教育》
(局部)

伟大的画家——迈克尔·安基洛、贝拉斯克斯和鲁本斯 [1577~1640, 德国画家, 主要创作题材是宗教神话故事, 常以世俗人物的形象去描绘神界人物。——译者]——这些天才的画家, 他们的天才与他们的健康是同等的。他们的体质更像牛, 而不像人。迈克尔·安基洛俯身3年画西斯廷教堂的壁画, 而只用了一个愉快的上午, 鲁本斯就画了一张与实物尺寸大小一样的人物, 下午就出去骑马放松了。但是, 自然赋予惠斯勒先生的只有天才。他的艺术洞察力远比贝拉斯克斯更敏感。他知道的至少与贝拉斯克斯一样多, 可能还稍微多于他, 而结果却从来不是平等的。为什么呢? 就是健康问题。他有一副小猫一样的体格。他不能像贝拉斯克斯那样创作一幅又一幅的杰作。创作一幅《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夫人》或《亚历山大小姐》这样的作品必然耗费他大量的精力和体力, 使他疲惫不堪, 他被迫等待, 直到身体恢复。在这些间隔阶段, 他就以“蝴蝶”为名给报纸写文章, 围绕着一些小笑话与奥斯卡争吵, 解释他的艺术存在, 并以牺牲整个世界的完整艺术史为代价, 同时还整理并归类日报和周刊上出现的各种愚蠢的错误。

但一个天才的次要方面对于研究的确是有启发的——实际上, 如果我们要彻底了解他的天才, 研究他的次要方面还是必须的。“对自己的贴身仆人而言, 没有一个人是英雄”, 这句话是非常错误的, 正确的恰是它的反面。人只会对自己的形象和爱好屈膝。人性越深, 敬慕就越深。甚至连神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我们所崇拜的是人, 通过对匍匐在地的肉体的了解, 我们或许能够看到不断向神的星辰飞升的灵魂。

因此, 惠斯勒先生, 《蝴蝶信》的作者, 保卫着自己温和的笑话不被人剽窃的勇士, 他的沉思应该鼓励, 而不是阻止我们敬慕。我说过, 自然赋予了惠斯勒先生所有的天才, 只除了体力。如果惠斯勒先生有迈克尔·安基洛、鲁本斯和哈尔斯那种公牛一样的体格, 这些信或许永远不会出世。它们是安全阀, 通过这些安全阀, 他那高度紧张的神经得到了放松。他不像古代的伟大画家有充沛的体力创作一



惠斯勒《白衣少女》

幅又一幅杰作。在他已完成的作品中依稀可见那遗留的痛苦痕迹。但在所有的艺术当中，绘画是最不严谨的，这里或那里出现的一点疏漏或一点微弱的暗示都会告诉我们作者在这些时候处于一种因自己体力不支而恼怒的状态。为了理解惠斯勒先生的艺术，你必须了解他的身体。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惠斯勒先生因身体不好而遭受了很多痛苦，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都是极好的。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有很好的体魄，但他的身体与其说是强壮还不如说是紧张。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强壮的人，但太瘦弱。如果他的身高增加6英寸，他的身材也成比例地增加，那么他的艺术将会与现在不同。他没有画出一打肖像画，但每一幅肖像——甚至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两幅肖像——《母亲》和《亚历山大小姐》，在其极端的美中都有点纤弱，而其他一些作品虽然也都是杰作，但都明显带有病弱的色彩，带有明显的歇斯底里的痕迹——惠斯勒先生本可以画出100张肖像画，张张都像贝拉斯克斯或哈尔斯的任何一部作品那样有力度、有活力、明确，而且更容易完成。但如果自然赋予他这种能力的话，我认为我们将不会看到这些夜景画了，这些夜景画明显是一种高度紧张、没有生气的性格的结果，这种性格经过自身软弱的磨炼，就变成了一种对变化无常的色彩和瞬息万变的光的愤怒感。当我们观看这些油画时，我们不可能怀疑这一点。夜景画之34画的是一个克里奥耳人[常指出生于美洲的欧洲人及其后裔，也指这些人与黑人的混血儿，以及路易斯安那人——译者]，她在休息，而在她休息的不同阶段，夜也在河上打起了瞌睡，做起了梦，皎洁的月光在她颤动的睫毛上闪烁。夜景画之17画的是一个夸德隆人[指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人，即白人与黑白混血儿所生的孩子——译者]，她把自己置于月光之中，尽享酣睡之美。为了这些宝石般的画，这些蓝色的宁静堪与雅典的大理石雕像白色的完美相媲美的画，如果我们能有惠斯勒先生的那种天才，我们应该会做得更好，会加强一点人物画像的力度。因此大自然做好了自己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遗憾大自然扣留了几磅肉。只要再多几磅肉，我们就会有另一个贝拉斯克斯。但自然不愿重复，所以他在

鲁本斯
《圣乔治屠龙》



最后的时刻说：“世界已经有了贝拉斯克斯，再有一个就多余了，那就来一个吉米·惠斯勒吧。”

在夜景画方面，惠斯勒先生举世无双，没有一个对手。在肖像画方面，当它们在意图上接近夜景画时，当它们的主题适合于想像和修饰时，他也发挥得最佳。例如，《母亲》和《亚历山大小姐》就是这样。当惠斯勒先生追求彻底的现实主义时，他的状态最差。我看过亨利·摩尔 [1898~1986、英国雕刻家，按照自然形体和节奏原则而非几何形体作抽象雕刻，代表作有石刻《母与子》、木雕《两个形体》、铅雕《新娘》等。——译者]的画，我喜欢它们胜过《蓝色的波浪》。在我看来，惠斯勒先生的3幅肖像画《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夫人》、《罗丝·库德小姐》、《穿皮夹克的女人》中没有一幅达到了他的最高水平。我知道瓦尔特·希克特先生认为：《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夫人》这幅肖像是惠斯勒先生最好的肖像画。然而，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夸张的，而不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场尚未被如实观察和合理想像过的运动。它没有一点原始自然之美，它充满着工作室的混合气息。然而，它也不是一种坦率的装饰性安排，就像《母亲》和《亚历山大小姐》的肖像那样。当哈尔斯画他的“市长们”时，他小心地将他们置于明确而可以理解的环境之中。他从来不会让我们怀疑时间或空间，而哈尔斯从来也不逃避的时间和空间责任在我看来似乎取决于画家，如果他选择以一种不同于世俗的态度画自己的模特，就是这样。

《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夫人》是通过剧烈的运动表现出来的，当她在画上出现的时候，她正扭头往后看。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表明她没站在模特用来摆姿势的低桌子上，有几处必要的暗示被省略了，因为它们会妨碍整幅画的基本和谐；因为，如果将她所站的桌子画出来，她伸展开的手臂的运动就无法理解了。她的手也有点不确定，犹豫不决，未确定和未完成的手势是毫无意义的。我不是说她右手的手指，因为它们是不存在的。他十几次努力想画出戴手套的手，但最后只获得了大致的效果。看看耳朵，可以说画家的神经有一两次没有让步。相似性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她只是比

较能代表她所属的阶级。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她是上流社会的一位高贵女士，然而，她对下层社会也并不是毫不了解。但她很难说是英国人——她可能是位法国女人或美国女人。她是那种混血儿。《罗丝·库德小姐》、《穿皮夹克的女人》同样是世界主义的作品，《亚历山大小姐》也是这样。惠斯勒只有一次表现了种族主题，那是在他为母亲画的肖像中。随后的3位女士——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夫人，罗丝·库德小姐、穿皮夹克的女人——都是同样的肤色：苍白、泛黄的肤色，又黑又干，他用这种传统的色泽取得了和谐、统一的效果。但是，他获得这种效果是以牺牲真实为代价的。哈尔斯和贝拉斯克斯也获得了同样的效果，然而，他们却没有求助于这种华而不实的方式。

众所周知，《母亲》的肖像画在卢森堡。雕刻画使我们想起了法国给19世纪的伟大画家带来的荣誉，但我们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犹豫很久，而且内心斗争了很久之后，我确信总的来说这幅画是画家肖像画中最伟大的作品。瓦茨[1674~1748，英国非国教派牧师、被公认为英国赞美诗之父，写有著名赞美诗《千古保障歌》、《耶稣普治歌》等。——译者]也非常欣赏这幅画。我们忘了亲戚、朋友，甚至连我们的父母都忘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了这幅画。它将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无论是我们患病时还是健康时。在我们极端绝望的时候，当生活似乎毫无希望的时候，这幅画的神奇魔力就会悄悄浮上我们心头。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奇怪的幻术在垂落于墙上雕刻画前的黑色幕布上画出如此让人惊叹的图案。我们沉思于灰墙的惊人之美，沉思于如此安静地坐着的黑色剪影，沉思于立式马桶上的那双大脚，沉思于交叉的双手，沉思于使画面充满严谨的和谐的黑色长裙。接着标出从灰色向白色的过渡，以及地方色彩是如何贯穿整幅画的，从最亮的光到最深的阴影都是如此。记下那顶白色帽子的柔和，还有白色的蕾丝袖口，确定、选择、随意思考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甚至想到最好的日本作品，更美、更精致、更微妙、更迷幻、更确定的手工制品。如果说蕾丝袖口是奇妙的，那么，那位美丽的老夫人放在一副小丝织手绢上的细致的双手也不乏

神奇。它们不是根据解剖曲线画出来的，而是不断出现和消失，在这儿的黑裙子上可以看到，在那儿的小白手绢上却又看不到了。当我们研究母亲脸部那模糊、微妙的轮廓时，我们似乎感到画家就是通过这张脸，而不是通过别的任何东西，充分地讲述了他灵魂的故事。这颗相对于自然中一切微妙、模糊的东西而言活跃得有点奇怪的灵魂，或许在这位严肃的老清教徒女人身上找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她以自己一生习惯的安静的侧坐方式，严肃地坐着，看着自己精致、安静的灰色房子。

与后来的作品相比，如果我可以用只有在画室才会被理解的表达方式来说，这幅画的手法比较“紧张”。实际上，我们远远不能理解后来作品手法的可敬的松弛状态，而这恰是罗丝·库德小姐肖像的魅力所在。每一个物体都是在画笔挥动中无意识创造出来的。同样肯定的是，母亲肖像的色调就不太果断，但画家的眼光更真诚、更热烈。对那些反对人为安排的人，我的回答是：如果说老女人正坐在刻意安排好的房间，那么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夫人就可以说真正走过一个不可理解的空间里。但真正使我决定将这幅画置于其他画之上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画自己母亲的肖像时，他无意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模特了，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模特或许是画肖像的第一要素。然而，从我个人的快乐而言，为了满足我灵魂最深处的渴望，我宁愿选择与亚历山大小姐一起生活。的确，这幅肖像画在我看来似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画。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没有罗浮宫中的贝拉斯克斯所画的《西班牙王子》那种意味深长的美。但从灵感的纯粹魔力来讲，它不是更令人愉快吗？就像雪莱的《敏感的植物》是英语诗中最能激起最深的感觉一样，亚历山大小姐的肖像也充满着色彩的和谐，结构的音乐美，也同样令人迷醉。

虽然这幅画具有独特的原创性，堪称珍贵而罕见的东西，但我们仍可以知道它从何而来，也可以很容易欣赏它所带来的影响。它是整个民族的艺术与一个人的天才之间的微妙而快乐的结合——日本人的灵魂在不朽的西班牙人